

网瘾猛于虎

文/玉生烟

犀利中年

在我们震惊于知名艺人房祖名柯震东涉毒消息的时候,还有一种瘾对我们生活的侵袭也不可小觑,那就是网瘾。这一点,近期的日韩影视剧已经很深刻地开始触及了。

日本电影《购买了“赞”的女人》,说的是在东京独自发展的堀内香奈子在银行窗口从业已17年,兢兢业业,却最终不免被年轻漂亮的后辈替换下来。心情低落的她回家乡参加同学会,同窗对东京生活的羡慕令她油然而升起缥缈的虚荣感。回京之后,香奈子通过 Facebook 大秀她的东京奢华生活,不知不觉中存款越来越少。可怜她已经依赖上“被点赞”的生活,最后发展到偷捏同事的包自拍被发现,甚至动起了偷储户存款的歪念头。她的身心完全被网瘾所控制而无法自拔。

最近有部韩剧《你们被包围了》,有一集说的是一桩老人意外死亡案,嫌疑人是他的两个儿子。最终的结果令人敬佩:老人在卫生间清洗运动鞋准备与老友出去钓鱼,不慎滑倒。老人用手保护大儿子买给自己的手机,导致头先着地。一墙之隔的房间

内,小儿子连玩了36个小时的网游,听不见父亲的呼救声,老人不治身亡。其中有个细节,与老人同住的小儿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受挫,沉湎于网游。这厮首如飞蓬,穿着旧的秋裤,电脑桌上胡乱堆放着吃剩下的方便面,厮杀在网游的世界里一玩就是二三十个小时,进入忘我之境。

十几二十年前,同事曾经采访过一桩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说的是家住李家大山的某某,十三四岁的儿子时常偷钱出去上网吧,父亲把他吊起来打都无用,就用大铁链子将他锁在家中。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家人老的少的都不可理喻。现在看来,那个孩子是货真价实地染上网瘾了。孩子后来怎么样了,我们不得而知。倒是近年来时常耳闻有关所谓的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帮孩子戒网瘾时将孩子毒打致死的事,便会想起那个孩子。这些也许是比较极端的个案。但是网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的确也在挑战着我们的生活。

众声喧哗板砖乱飞是一景。正如崔永元言,在网络上,“没头

脑”和“不高兴”的言论基本上占了一半。这一点,净网行动之前,尤甚。如今时有网络造谣传播者被抓,亦可算佐证。

天涯比邻天涯是一景。大学同学20周年聚会,天南海北的同学聚到一起,打过招呼后,相顾无言,各自掏出手机,上了QQ同学群,这下正常了,大家在群里交谈甚欢。

暴露偷窥点赞砸场是一景。某网友吐槽,她在医院输液时,护士贴心地提醒她:“自拍了吗?没拍赶紧拍,拍完我要拔针了”。炒个菜拍一下,试个衣拍一下,邻居太太很美丽,拍一下,上楼遇到一只猫,也要拍一下,发到微信上。晒与被晒成了许多人的生活常态。或者说,有一些人有意识地让自己的生活处于网络的实况转播中,并为此沾沾自喜。午夜梦回也不忘给朋友的微信点个赞,开车途中也要给某事砸个场,真实生活也好,虚拟空间也罢,分不清公域私域,不尊重个体权利,这些都还是轻微症状。

最近听说兄弟媒体搞发行的同志被查出贪了一千多万。起因就是这个家伙喜欢在微信上

显摆,老婆买个包,发一下;又买了个好包,又发一下;进高档场所,发一下;又进高档场所,又发一下。一个才上班没几年的小家伙,凭什么能频繁出入高档场所?都不用花力气查,微信上证据确凿,于是出事了。这个人的经历与日剧中那个购买了“赞”的女人有异曲同工之处。再说那个郭美美,说穿了也是成在网络栽在网络。最近还有人评价说,现在的年轻人感觉不到战争的残忍,天天鼓噪跟这个打一仗、跟那个打一仗,跟打电脑游戏似的。这个问题就大了。

移动时代,拿IPAD长大,绝不完全是件值得炫耀的事。那些小孩,90后,00后,他们被贯之以“互联网原住民”,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互联网就已经比较普及了,当他们开始识字,开始有能力去接触知识,接触信息的时候,他们接触的就已经是互联网,甚至是移动互联网。他们的行为、喜好、习惯跟网络息息相关。网络本身并无错,使用不当就会出错。如果说毒瘾无药可救,网瘾猛于虎,一点也不为过。对网瘾问题的研究,当是时了。

穿越库布齐沙漠(一)

文/朱凯生

凯风吹

之前,我在沙漠边上眺望过,坐汽车穿越过沙漠,读过许多有关沙漠的图片介绍,遥想过沙漠里的万千变化,但都仅止于此。而今天,我实实在在地进入沙漠,不是为了看看,而是要穿越,体验库布齐沙漠的漫漫黄沙和高温烈日。

库布齐沙漠位于内蒙古黄河河套南部,在包头市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之间,长400公里,宽50公里,面积16100平方公里,是全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在蒙语中意为“弓弦”,其地形就像一弯弦月,狰狞地横卧在鄂尔多斯高原北部。

下午3点左右,我们到达库布齐沙漠的边缘。这里离黄河很近,植被遍地,绿油油的很有精神。在一片很大的林地里,我们放下背包休息。领队的安排是,等太阳落山了,再出发进沙漠。林子里有一部地下机井,地下水

瑟瑟地往外冒,水质清澈,清凉透骨。向导说,这地方叫柴屯牧场,地下水很丰富。因为有水,草就很茂密,所以成了牧场。往里走,就是库布齐沙漠了。

晚上八点半,太阳在西边还未沉下,我们起身,往沙漠进发。

沙漠边缘的沙地比较硬,地上生长着各类我不认识的灌木和杂草。越往沙漠里走,离牧场就越远,地上的灌木和杂草也越来越少。当一盘亮玉在天空中高挂的时候,银晃晃的山岭上印着我们十几条影子。

此时,沙漠还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沙地比我想象的硬,植物比我想象的多,路比我想象的好走。站在沙地高处,我极目望去,沿着月光往前看去,一个个沙丘就像一条大河里的朵朵浪花,在暗黑的河水里默默流淌。

月亮升高了,大漠上伏着的阵阵凉气。当月亮越来越亮的时候,

沙地上杂草开始显得少了,也看不到什么灌木,整个沙漠呈现出一种暗暗的金色。我知道,我们开始进入沙漠的深处。坐在沙山上休息时,沙地很干爽,很软乎,坐得久了,有一种不想起来的感觉。凝视着夜空,一颗颗星星如同香火,在银河里明灭。万物,万事,都融入夜空之中,都围绕着那颗颗星星。世间一派空明,银河里一片清冷,难言的清冷,寂静的清冷。我坐在这无言的清冷中,如同星星回到了家园。

走了很久,汗水多次湿透衬衣,月亮多次钻进云层,我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也不知道已经走到了哪里,连目的地是哪里也不知道,更不知道哪里是沙漠的尽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直不停地走。领队是当地户外俱乐部的队员,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只告诉我们跟着他们走,朝

着月亮走,我们就这样走着走着,就像邓小平被问及长征中的想法,他只是淡淡说了声“跟着走”,我们也就是跟着走而已。

月光下的沙漠很温柔,风是轻的,沙是软的,温度不高,很是舒适。在月光下,我始终面对的是一片接一片的暗黄。这些暗黄温柔地环绕着我,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在沙地上行走,感觉不到危险,即便是走进阴影,也不觉得害怕,随便走好了。走过一片阴影之后,进入月色之中,沙地上亮堂一些。不久又走进阴影,地上又暗了下来,就这么循环往复。沙漠里的行走,如同人生的一些往复。翻越之后,再继续翻越。看尽了单调,接着来的还是单调。尽管如此,心里那一份向前的期待,却始终炽烈。

文/文靖

风荷举

生活原香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苏北水乡金湖,正是因种荷花而声名远播。

七月初,去看荷。到达闵桥镇万亩荷花荡,已是下午三时许。骄阳倾泻,站在紫藤长廊下远望,满目荷花,红碧相杂,一如周敦颐的诗说:“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近距离看荷,如看美人般欢喜,或者荷就是夏令时的女子,“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从诗经开始,一枚莲子孕育的简单被子生物,就被赋予了无尽的植物意象,而寄有情思,托载了人们千年的情爱。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把他的妻子卓文君比作是出水芙蓉。最为传神的,我觉得还是董桥书写王世襄旧藏蝈蝈葫芦上压出来的那二十八字楷书:“芙蓉花发满江红,尽道芙蓉胜妾容。昨日妾从堤

上过,如何人不看芙蓉?”诗固大佳,那个比芙蓉更动人的女子却是更佳。

俗话说,红花莲子白花藕,除了莲子和藕,金湖特产莲藕汁、荷花(叶)茶,香醇清美,爽口沁心,独有一份水乡的甘沥。那个花香藕,更叫人垂涎,大暑过后,荷花尚开,所采的莲藕,咬一口,脆嫩,全无一丝渣滓。民间谚语讲四大鲜:“头茬韭,花香藕,新娶的媳妇,黄瓜纽”,形象道明了花香藕的鲜嫩。藕丝炒韭菜是金湖的一道特色菜。

当地友人介绍,金湖荷花种类较多,从5月到11月都有盛开的荷花,极具观赏性,你看花蕾如笔,叶芽如梭,莲蓬如斗,藕如船,在拍客的镜头下,逆光中的荷花通透艳丽,肌理迷人。

荷花入画,另有一番文化意象。张大千说荷花最难下手

的部分不是花,而是杆子,因为一笔下去不得回头,重描就不是画了。他爱荷,观荷,画荷,养荷,笔下的荷花,张力十足,如同闻乐起舞。潘天寿的荷花亭亭净植,娇艳欲滴,荷柄水草如长枪大戟,穿插有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于非闇的工笔是我尤喜的,花形淡雅,花瓣勾勒精确,荷花临水迎风,婉约细致,从容绽放,如梦如幻。

《甄嬛传》里菀贵人说,世人皆赞荷花的清洁,我倒更喜欢荷花的佛性,温和如慈母。佛之一字净,正是荷花所含的清静无尘中“无”的意思。禅定无烦恼,心如莲花开。莲花心,修行的最高度,于空无里看穿事物本相,于破执后相遇广阔的世界,步步生莲。

金湖是一个37万人口的小

城,水域和滩涂占了县域面积将近一半,十年前,金湖人开始广种荷花,默默做着荷花那细长的一茎杆子,十年一举,矢志不渝,高高擎起了中国版图上的美丽荷都。那十五万亩的浩荡荷塘里,一定有些什么苦难,是让人落泪的;一定有些什么执著,是让人动容的;一定也有些什么精神,是让人沉思的。

汪曾祺说,荷花收了朵,就该吃晚饭了。返程时想到来时摇窗问路,一个黑脸膛的女人坐在树下择菜,听清意图后,起身走过来认真地给指方向,对我们的道谢,她摆摆手,用方言说:“用不着谢的!”这种久违的感动一直在心间沉浮,原来——不着痕迹的初相遇里,我就被带到了无数清澈相连的事物中,她们层层叠叠错落落落,如荷般,在我的心头盛开。

江花

小山楼

A15

我的清醒始于中年。
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
春林渐盛,春水初生,春风十里,皆不如我的新生。

凯风自南来。

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

度过半生,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才渐渐明白,凯风吹过时已告诉我一切。

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广佳

年华向晚,初心不丢,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